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姚叔祥見只編序

幼讀王摩詰之言曰前身應畫師刺其語傲夫畫
之爲言畫也畫無語言文字而道具畫亦無語言
文字而道亦具義聖以此作八卦文與孔紹焉語
言文字之祖皆出于此故凡語不中情寔傳神理
卽數萬言徒比于一丁之不知語一而象千古猶
生後世稱典直以稗官家埒之丘索訓誥之庶猶
可蓋其於畫之義深也古之人純朴無飾乃所繇
幾于道後世富貴則多飾根多飾之心而哆不情
之句欲以舌際肖畫之義也曷幾焉昔稱非詩窮

人窮者而後詩工審此矣叔祥自題十三而孤爲
畫師此故述其困抑無聊時事而不知解畫之深
拜窮之功如斯編之中情實傳神理者尤其驗已
橋李友人項鼎鉉撰

言文字之... 不映... 而寒千古...
文字而... 具畫亦無...
王... 夫...
只... 只...

見只編序

吾友姚叔祥貧而苦學每携三寸筩以佐游屐亦
使此兩屐不負歸囊故囊與屐與筩之跡半天下
溯千古驗來今也事不踰條數十百而多耳目外
事公朝間語能入鈇手于情裡縮遠異于眼中湔
古則逝魂天飛得解則往疑雪釋瑣亦存戒隱必
使彰理方儒也忽際風華篇或衰焉捷見新隻總
借人言彙爲可喜可愕可玩可思之境不翅屨與
行席與談也此吾甥孟璜刻于乙亥幾十年矣觀
其所載如烏鎮浙兵寧夏三變豈其筆靈若知有

川遼東省頃近之亂者今奢徐業已伏誅惟叛奴
方將就俘不知何日如夏賊秋署招詞爲此書快
驗也社弟屠中孚撰

姚叔祥見只編卷上
鹽邑志林第五十三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許九杞先生以敢諫肥遯最爲夏文愍所重文愍
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先生與決進止于時藩臬
郡縣艤舟祇候道相望也先生葛巾荔帶刺一小
舸詣夏夏問許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
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
奉明教須臾撾鼓迴帆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

余讀王弇州集有二館人事乃知忠義事未嘗不
在幼賤也梁海襟總戎言譚大司馬爲兵憲時嘗
督兵禦倭于象山何家攬金井敗績將佐悉棄譚
奔潰惟一館人髮始及眉耳獨後先隨譚一倏忽
向草中躍出譚馬驚而墜倭拔刀擬譚館人急抱
倭刀不得出因共落溝底譚躍起跨馬逸去此豎
與倭相持久之力盡爲倭截爲數段惜不得其姓
名耳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
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

能卽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卽涕泣不飲啖家人百

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

此女

陳心毅太宰潔介過人張喻齋兵部嘗謁陳適陳
在公未還張問其僕主人飯未答云中廚無餽尚
埃伏雌生卵耳比陳十疏辭歸止一籠置冬夏朝
衣及蒼頭兩破橐而已

京師朝審獄案多以一錢殺人者讀之不覺涕下
一錢幾許遂以死制兩人嗟夫大千世界且從爛
錢眼裏顛倒翻覆一二人又其小者也

白馬寺爲中國梵刹之始寺在洛陽東平疇禾黍

中臺殿卑隘法象剝壞前有一塔問之云藏騰蘭舍利也按此地爲東漢鴻臚寺今去城殊遠當以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夷用處遠人故在都城外耳崇奉像教無過元魏乃洛陽伽藍記祇載其供養經函及大柰蒲匄而已莊嚴之麗遂不得與永寧諸寺等安在其爲崇奉也不知千百年後湮沒無餘第有白馬歸焉獨存耳寺有宋蘇易簡碑有長源渺渺玄龜負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駝經之地二句可誦其他平平也

壬午浙中兵民兩變余偶寓杭皆得身見之亦此

生中之不幸也初聞軍門奏減羅木營兵餉一分更令以錢八文準月餉一分顧民間錢價低下一分至錢二十于是營軍洶洶且數日而軍門巡道了不知也一日余步望海樓下忽傳兵亂縛軍門去矣時街肆倉惶市門歛閉須臾見巡鹽御史飛馬出城矣由是布按都三司相繼策馬詣營余奔還邸中擬欲出城則人言諸門皆以上鍵未幾宣言軍門不諱矣巡鹽三司各畱執營中矣又言劫諸有司寫責券要嚇開門矣不開則明日攻城矣于時家戶驚怖兒女悲號以爲人人不自保也久

之聞街市啞啞歡幸問之則云布政司取銀給散
矣軍門還矣巡鹽三司各歸衙門諸軍貼然無他
矣時三月二日也危哉此特未成之寧夏也第吳
開府寬厚不若党中丞之巖峻耳若民變則起于
扞擷差貧哄然千百爲羣呼噪雷動盡拆坊巷所
建巡警樓又以差貧爲陳柴沈各宦關說其夜遂
縱焚諸宦屋室火光三道照徹城市僅妻子身免
而已明日有數千人入按察司擁郝廉使往見張
巡按時察院未開門卽破門入巡按破墻逸去遂
置郝院門去掠大家坐索酒食于是開府銅梁張

公調兵擒捕一時皆潰就縛者百五十人梟斬首
惡丁仕卿等五十人餘俱杖殺然無辜被斬者數
人有良善獨子微服出看被擒死者猶可悲也蓋
自四月二十九日作難五月二日就擒凡四日耳
此後自開府兩侍御皆陳兵出入輿蓋前後兵仗
錚錚照耀人目年餘撤去後讀山陰鄭柳州吳門
錢比部兵民兩變志所載雖實未若余目所覩記
如張公緝斬叛兵首惡馬文英等九人先以賭博
連坐捕解軍門其日以巡道顧公養謙大閱諸軍
于演武場旣斬後報至操場衆軍刀槊亂鳴顧命

諸軍前謂曰首惡旣誅衆軍可安枕矣卽命香案
令衆軍向北謝恩于是羅拜皆呼萬歲云

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公富而
好行其德時胡元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
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髻鬣不免醫訓公
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
于上帝第汝老子天貴汝孫矣比讀何椒丘瓊臺
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
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
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露齒焚而瘞

之于此也又云元季沙張二帥守瓊不能制其下
繇是土豪與洞黎相挺爲亂城中餓死者大半比
城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
枕藉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
陪華卽夷者旣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
西蕃種族仕元爲顯官旣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
遷于此未幾有上變告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
陳方亮徃圖之方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
之非我高皇帝之意也又西城有亂葬岡凡兵
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于此白骨縱橫如積薪府

君惻然愍之乃捐貲募人拾其骨坎而瘞之加土封培如夏屋然每歲清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爲常至今鄉人過其處者輒指相語曰此丘公埋骨冢也觀此則葬更有及于死兵刑者比榆文莊公墓誌銘無見夢一事而其父傳賢公果蚤夭豈骨相短折雖有德不能延救邪第藉名慘戮殊失高皇帝祠祀福壽之意方亮必無後哉

錢懋穀先生嘗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筐篚旣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

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遂抹去二字以別
顏改之

陳水南臬憲嘗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遂改馬令
南唐書爲唐餘紀傳此猶蕭常以三國蜀志爲續
後漢書也然昭烈世係甚明猶覺以銖程鑑李昇
自父祖已上名稱皆當時文臣創造宋人已議及
此更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砦將潘某之子昇姓
實潘也水南特以五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
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媿唐後耳第溫公通
鑑朱子綱目當時捉筆計必極下商校當不誤水

南爲之也比余見陸游南唐書及玉壺野史南唐
近事諸書所載李氏種種陳書皆無豈水南未之
見邪

輟轅道一名崑嶺其坂十有二曲道路盤折車輶
相見故名漢于此置關亦劇路也杜氏左傳注曰
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呂延濟文選注曰輟轅坂
名而服虔更以輟轅爲三途之一蓋謂一險途也
酈道元孔穎達又謂三塗別是山名然山皆積土
道不盈丈蜿蜒而上進而復還飄塵噴人不見草
木梅堯臣詩有古壁挂青蒼句語雖佳似不爲此

山寫生又余曾過襄陽慕習池名勝爲擔簦而往
出城飛步半道喘汗不敢休憩至則惟見荒烟野
艸酒屋數椽而已乃昔之詠高陽而歌峴首者莫
不窮其筆端則知皆非實錄也

噶賊之變凡督鎮差遣多被賊所截殺代爲赴京
以覘朝廷虛實沈開府廉知之密使潼關審副使
機察擒之得石大司馬與魏制府書畧云非常之
變党蘭憲實自致之不佞老矣僅一襁中兒誠不
欲以濫殺鍾禍彼能束手則死囚數人可代了事
也于是制府有招安之議特以千夫長二人往噶

賊謂所遣非人不納往還稽緩遂至勾虜決裂先是變起沈開府書語制府使先收寧夏所轄諸城則鎮城易制也制府不以爲然至是皆爲賊所攻据不下者惟蕭叅將如薰所守平虜一城耳

鄭端簡公爲大司寇時知分宜必敗不欲以一名刺畱其記室乃倡議自今各部大寮往來名刺率以月朔命掌記聚還本官此法至今行之又余舊鄰朱婦故端簡竈下婢也每言公不易悲喜忽一日自部中歸爲泣下不食婢因從閣中問訊閣中婢云朝廷要問成太倉王都堂罪名也按王公忤

以潘家口失事被逮初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
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律戍邊 上手批曰諸
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却不治是何法
律于是當王失陷城寨失誤軍機律斬端簡亦苦
心矣年譜竟無此段盍表而出之

華山從百里外望之如蒼玉圭隱隱馬首諸峯培
塿咸在其下稍近始辨其有三峯耳嶽廟甚壯門
冠以樓有如象闕夾陛皆題詠石碣森豎千百第
不知誰爲第一手耳金天王衣織金白袞乃內府
所造有八分書唐碑爲玄宗御書字徑五寸爲火

所裂尚餘丈許僅數字而已不知完碑高大幾何也碑碣亦高尋丈雕刻雲氣有非今手所及若少華則崩于宋代至今亂石彌望如屋如困礪礪填道至馬不能步也

峭函天險峻壁造空深壑黝昧有道無級傍壁陡上神悸魂栗因舍騎僂步則膝每着胸不成跬武更扶服据鞍捉馬鬣而進時時偷看谷底見枯楂戟萃峭石齒齒自笑以爲亦可稱善載腐肉朽骨者矣又聞此土有諺云張茅硤石不種田下雨客錢坼半年蓋遇雨則道滑加險行旅斷絕必託宿

村店每至信宿土人徃徃藉此自給硤石卽石壕村也杜詩有石壕吏云

余每憶長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雨十九也會城風氣與中原相似自奉天迤西地勢高寒氣候迥別及隨軍慶陽水滷不可飲一軍病泄因問此郡山谷當有泉源時已重五主者言有泉一區凍尚未解須數日可得耳比回軍至平涼城下見吾鄉所謂蚕豈者方半花半莢時七月二十九日也

馮具區先生嘗語曰余孤山草堂業已落成便擬

日看澄湖倒影蘸筆傳就李耆舊第由漢至唐自
宣公已外更求一烈烈有生氣人了不可得幸而
本朝有程異隱一人死靖難耳便覺自此喚醒前
人異隱嘗爲御史箴今南都察院屏上刻文是也
有集若干卷吾鄉吳南溪方伯刻之閩藩今桐鄉
所刻非完本也

寧夏亂始說者紛紛余從軍中得之甚詳蓋激于
河西道石副使而成于中軍哮拜耳党中丞自新
安同守進守延安遂歷藩臬以至開府皆在陝服
大抵以嚴爲治軍中憚之惟是鞭朴太多人有党

八十之號至哮拜官雖副將每以降虜凌忽之術
之久矣壬辰二月本鎮標正奇遊四營以冬衣布
花不給者三年矣請發于党党下石副使放給業
已有日石爲党之密戚謂党曰此諸軍望外物也
但給今歲則二年可准別項党遂反汗示以異日
時二月十八日也此日標正奇游四營悉至哮倡
言諸軍苦乞但爲撫道橐中耳諸軍因噪曰我輩
勞苦塞上數年僅得許許更奪人刀下食乎有家
丁劉東陽起抽鹿角一根投地使氣此木拉然斷
析轅門官校爭捉東陽衆軍扞格遂喊聲動地攻

入軍門縛党置之門外隨破河西道門石從他處
逃出遇總兵張維忠聞變馳救見石倉惶張命以
捉刀人氈笠覆其首列之道前竟爲識者縛去諸
軍更以問哮哮意樂此變竟無所言須臾鋒刃交
下党石齏粉矣于是盡燒公署悉擄党石家口勒
使張維忠奏党過惡二十餘條用印遣發訖尋索
總兵勅印旗牌由是維忠自縊嘗憶沈開府與石
司馬書云人言此變始于尅餉及爲詳詢其說不
然特此公過于嚴察耳然一旦成此大釁者良由
降虜哮拜久懷異圖駕言云云階之爲禍庸可漫

爾歸惡死者倒置綱紀哉此党公定論也維忠所
上變揭尚存余家揭云欽差征西將軍鎮守寧夏
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張維忠爲
陡遇兵變備陳始末乞賜議處以保重鎮事本年
二月十八日鎮城標正奇游四營官軍家丁偶爾
圍繞巡撫都御史党馨并河西道副使石繼芳衙
門適值新任河東道僉事隨府以公務右通政鄉
宦穆來輔以奉差俱在鎮城職卽同赴難所與同
標兵副總兵哮拜撫臣標下中軍都司梁富國等
善言安慰冀圖解散各該軍丁苦極不從遂將党

馨石繼芳登時殺死延燒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
囚職等責令坐營都司江廷輔屯田都司蕭韶成
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葉世勛朱綬吳繼呂等
備問有何苦情從實申訴各該官軍家丁衆口齊
稱先年撫道不扣糧餉撫養軍民自從党巡撫石
副使到鎮節次尅減一爲軍丁每月旣扣朋合銀
伍分萬曆十八年分又因市馬均扣朋頭銀貳分
貳釐伍毫二爲冬衣布花自萬曆十六年起至今
未給三爲二十年二月分折色銀內每軍丁槩扣
銀一分九釐零四爲新召家丁未給折色大料草

價五爲竒遊兵家丁料草價銀額設多寡不同六
爲十九年四月分馬匹料草未准關支七爲倒死
馬皮先年止交原皮鐵局公用近年每張追銀一
錢八爲馬駒先年止變價銀五錢近年責令軍丁
喂養大者追銀一兩五錢小者追銀一兩三錢九
爲互市并各處防範支過行糧料草回城照數追
扣十爲軍丁月糧先年月頭給放不過初五近年
多在月盡或次月初方給多致軍丁借貸納人利
息十一爲先年家丁關支本色俱細米麥一石馬
料莞荳九斗近年與軍同支床穀襍色粗糧十二

爲真虜漢虜及外鎮投充新舊家丁本身并所生
幼子先年俱不當差近年同軍士二三歲幼丁多
有派頂賠糧田地十三爲軍丁馬死祇交肉臟近
年解道又責十五板解院責二十五板十四爲先
年京解賑濟銀兩至今未曾給散十五爲各營無
馬軍士每年秋終運拽無馬草一分雇車運交費
月糧一分十六爲有馬軍人運備冬坐馬草一分
大馬草一分十七爲先年原設地方都司管理民
情近年改設理刑同知受詞問罪止圖撫道之喜
苦害下民十八爲各營征操馬軍有食糧七八斗

者有八九斗者差同糧異十九爲互市錢糧委官
支使已經開除明白復行追賠致令各官傾家蕩
產二十爲各營軍丁赴道告辨各項錢糧內將家
丁劉川喝令皂隸登時打死含忍不過方纔會合
意在除却貪官以安地方亦將撥置衛官李承恩
并供應官陳漢殺于市曹非敢背違 朝廷厚恩
委因前項疾苦切身萬分難支以致羣情變亂實
在無柰等因到職職同隨府穆來輔再三宣布
朝廷浩蕩之恩各該軍丁無不感泣職等會從權
宜逐將前項短少錢糧與諸疾苦隨時酌量處給

漸聽撫安但羣情疑懼聚守城市尚未解散及稱
自知觸犯天刑懇乞轉達赦宥等因念職職
典戎行勢衆時危卒難鈴束恨不能與撫臣道臣
同時共死除席藁待罪外緣係陡遇兵變備陳始
末乞賜議處以保重鎮事理除具奏訖爲此
合具揭帖須至揭帖者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具官揭面紙縫皆用征西將軍印印文則柳葉篆
也

梁海襟總戎少以秀才應思質王公募將輕勇千
人破倭有功爲南京營坐營其縛亂兵殺王侍郎

者如雞雛也比進江西都司有拒贛賊功進劉河
叅將有成城之功王弇州先生有碑及拜吳淞副
帥與溫御史爭禮劾去降補廣東叅將累致先登
之捷以失意于殷制府用受駐縱賊論死奏入裴
淡泉諫議以爲奏捷則梁必首功定罪則梁復首
坐爲白寃狀遂有戴罪殺賊之旨乃與其子文極
追逋寇于安南海外得之後從劉中丞平八寨蠻
功載汪司馬平蠻碑萬曆壬辰沈繼山開府出鎮
關中延公幕下比至秦見邊備大弛兵不支敵餉
不支兵而當事諸公往往掩敗爲功交相欺蔽時

向余竊嘆曰此豈沈公實心任事所能成功者乎
會寧夏變起勾虜內向石司馬奏請沈開府出塞
住下馬關時開城鎮戎去固原四百里間大虜充
斥而開府所轄壯勇率調從征所餘孱弱不及三
千人得旨卽爲啟行人人爲開府危之時開府一
二紀綱隨軍慶陽者皆稱病不赴梁謂余曰虜卽
入寨第見我揚兵必不敢犯脫有不測我當與君
共死知已時虜竟遯去其料策固神而不惜以身
殉知已一念亦晚近不易見也

吾鹽新舊二志五代人物有高彥第其子高澧兇

恠殊異志所不載今錄于此澧高彥第三子也初
彥夢一羽衣持劍入臥房彥驚問其故羽人答曰
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
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卽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
戮將吏侵晨入衙必與妻子決別而入每登消暑
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迹澧夜叉
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于樓中澧亦常
往視之澧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
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
驗之也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袴

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刀
鎗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
過限則誅澧則以書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旣黥澧
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
乎吏對曰百姓租稅所出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
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曾有言其怨嗟者
集于開元寺給曰將餉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
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澧
聞盛怒閉城大殺戮之無遺王以其兇虐滋甚將
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

與其訣別退謂其衆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者蓋有面白衣又治此政矣爾輩亦宜避之俄而灋代其父白面者蓋灋未黥面耳灋至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殺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爲淮人所害

王弼墓在偃師縣東冢高三丈許前有石碣題曰偃師伯王弼墓又有元時希顏所立碑文亦草草僅三百言此卽陸雲遇少年講老子處今環墓皆民居望縣鄆麗譙若在眉睫乃曰此去別無村落則知閭閻有變遷耳

今善琴者多以琴輓作案以其外有錦文中空可
以助韻也余過滎陽見家戶墻壁率以此輓築趾
因問所從來居人云每從地中掘取多至千百此
鄭地也不知古人造此何用或云墓輓用以洩水

余從關中聞一縉紳談邊欲造戰艦數百艘以阨
青海之要開府沈公詰之云虜犯多在寒候冰膠
柰何其人思惟少頃曰聞西寧暖水流入清海當
無患也開府爲之絕倒

葉制府討夏賊以邊兵皆騎不及貴州苗步輕捷
檄調千人命鎮夷遊擊龔子敬將之龔介而謁開

府以必斬哮賊爲言余與梁總戎向門隙窺之見
龔面色灰死相顧心駭未幾開府方行營下馬卽
令苗兵爲殿余因遍視諸苗色人人如龔也比至
下馬龔辭渡河不五日得邊報龔一軍皆沒矣惟
一苗以病留開府帳下得免後有人從北來言龔
初至猝以苗嘗虜虜不備斬獲七騎明日龔復先
登陷堅虜以數萬騎蹂之一鼓而盡然龔視楊都
護以潰堤死法何如龔死鬪有生氣也後詔贈龔
都督僉事廕一千世襲千戶

苗軍始至軍門犒之以牛牛旣解治盡出腸胃及

草穢擣挫爲靡着少葱鹽喧噪均食人皆見之欲
嘔彼則啖嚼有如佳肴乃知騰蝶虫蛾又貴竹清
案也

環縣在慶陽北二百里城僅斗大周遭皆黃山砂
磧民居纔百許家環水繞其城靈武峙其北荒烟
落照極望慘目塞上最荒邑也然猶知以李獻吉
天青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羣句帖使院廳
事大以爲恠但改落爲轉以逢諛上官此足稱點
金成鐵也自此迤北無復草木但苦水蜿蜒黃磧
間耳彼中人民並皆穴處卽鳥鵲亦爲小穴于土

崖之上苦水如馬溺惟土民習飲若諸臺使至止
則以冬時雪窖水供之窖戶如東南斗級亦稱重
役

壬辰七月初八夜飛報十失兎爲哮賊勾引犯邊
制府調兵撲剿烽砲夜十餘至又明日初更聞固
原城中號哭沸天沈開府問之則知固原標營兵
敗沒也又三日而會題報捷疏至矣開府署其下
曰不與

下馬關祗候都臺役隸籤上名姓多四五字者皆
降虜子孫也有夜下方希臯深目長鼻赤髯黑面

問之亦云虜族父祖改姓耳

酋婦三娘子嘗見其像亦中才婦人曲眉秀目面
有一黑子耳墜大環頭戴席帽一如虜王上穿青
錦半臂下著絳裙襪而不鞋腰懸一刀手掛白數
珠藉地而坐聞蔡兵憲可賢嘗至其帳其貌與像
無異也夏賊變起諸部爲賊所誘將入內地斷我
餉道制府力主撫賞虜佯許之獨三娘子遣其酋
目來不兒告沈開府曰諸部內犯已決軍門撫賞
以備征行牛酒可也徒費無益制府不聽卒行撫
賞不三日而火真卜失兔等八部蹂我內地矣沈

開府有一時秦將多男子媿殺於氏不負恩之句
以紀其事

余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今
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余曰男子何可不知書
遂句書授余乃于庚辰四月六日受先生書其夜
輒夢開府陝西方與虜拒俄調河南爲怏怏而悟
時與先生弟成叔連床隨以語之成叔曰君可謂
見卵而求時夜者也乃後此壬辰隨沈開府抵秦
亦于四月六日出師慶陽進拒大虜已爲制府所
構調撫中州視余夢中所遭若合左契第余幼賤

何得以身代鉅公先見此兆乎後見成叔更語及此成叔曰此夢亦半驗之南柯也然計庚辰見夢之夕開府方行戌神電時也

關中陵墓多在咸陽驛路逶迤皆出于墟墜之間然自文武成康高惠昭元成哀平以及周公太公蕭曹張霍諸陵墓外其他纍纍不可問也或云此皆秦以上君臣葬處又云咸陽陵墓居七田土居三且分道無辨極望百里有如叢冢始知古昔不重形家也惟文帝霸陵因山爲陵左右峯勢環抱灞水繞前水外衆山有如拱揖若有意卜葬者頃

新安余侍御輯關中陵墓圖譜亦一勝舉可續皇覽冢墓記也

秦中碑版雄甲天下而西安爲最然諸碑惟聖教序晝夜摹榻畚休無已諸刻爲幅最夥者無過石經一篋然後盡之當事徵索動至百十有司患之聞嘗再修灞橋多昇古碑以代基築此又韓績已後之阬焚也但漢人廊閣銘遠在寧羌人不知榻筆意完好不若諸刻漫漶也

平涼迤北山皆童赤堆阜彌望惟空同蒼翠峻極雲表足稱西塞雄勝山有廣城皂鶴諸洞又有黃

帝問道官惜遠在邊鄙使朝嵐夕照徒與烽燧映
徹不得如虎丘金焦以砢礧片石獨擅登眺之名
也

七盤十二絳最險峻行旅每以長絙前引籃輦白
雲嫋嫋時從馬足間出輿人指點其下可望輞川
惜乎行趨王程徒有想像柳浪菜圻而已自此南
去卽藍田關緣山陡上亦號重險若武關則重岡
複嶺草木塞道烟嵐蔭翳虧蔽日月車弊馬煩登
頓殊劇誠陝服東南第一要阻也又有所謂鬼門
關者關城有鐵葉門二層內外無居人亦無守者

荒山迥道至此亦堪愴神

唐太宗皇帝昭陵在九嶷山石人石獸甚古而雄壯今惟一獻殿而已其南大冢相望不知爲誰按碑昭陵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諸王則蜀王愔以下七人公主則清河以下三十一人妃嬪則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宰相則馬周以下一十三人丞郎三品則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功臣大將則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又琢石肖形諸蕃君長突厥頡利已下十四人蓋卽墓前石人是也又陵後六驥石像

一曰青騅平竇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
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竇
建德時乘贊曰灑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
旌凱歸有中四箭處三曰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
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四
曰颯露紫平東都時乘贊曰紫鷲超躍骨騰神殿
氣讐山川威陵八陣五曰拳毛馱平劉黑闥時乘
有石真容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弘
天載戢氛埃廓清有中九箭處六曰白蹄烏平薛
仁果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

鞭定蜀比過奉天乾陵居人不知高宗與武后合
葬第指曰武娘娘墳墳前有流水婦人禁不取飲
謂飲必生淫女也

余自商洛至浙川萬山策馬齒危巖之巖窠蒙草
棘之勾距乘崖遵壑升墜百仞自謂入山不深一
語無復情致比入內鄉行原在望遠樹平疇超忽
千里心目于茲便增怡曠

陝西三邊南自階文西赴甘肅北自鎮夷東指府
谷約七千餘里凡馬步官軍二十二萬五千有奇
馬七萬四千有奇乃夏秋二稅僅一百九十二萬

九千餘石雖悉供軍旅尚不足支加以曠旱頻仍家戶流散自壬辰以前如洮河一鎮官軍征進第給行糧耳若月餉欠給者已及七載比核藩司所儲足辨軍需者僅七萬而已一旦有急誠不知應之以何策也

往時洮岷諸邊與番族犬牙第須撫輯而已自借闇門縱虜入番于是酋帥火落赤與其部目永紹卜真相台吉留据莽刺捏工二川役屬諸番諸番有不受其要束者則往往搶掠番族併犯我邊如東向則洮河北指則西寧山丹南至松潘亦被其

患蓋虜旣役番番之天巴久入于虜陽雖受撫陰
二于彼我猶恬然藉番爲障不知我之肩鑰番實
授之兇酋矣

梅衡湘侍御監軍西夏沈開府遣使勞軍時方圍
城矢石雨下侍御介冑染毫據地作答賊發砲擊
梅誤中侍者從官皆驚拽去碎屍而侍御不顧作
書自若

余過中州乘一驛騎乃小驄馬行甚駛而進止一
如人意平疇極野弛韁鳴策頃刻百里始知帝畿
平若水官路直如弦詠馬之妙過李密堡有古墓

欲往看碑稍引馬首一躍便至碑下讀一過知是
唐狄梁公墓碑爲范文正公作因下馬瞻拜墓傍
尚有石獸蹲于禾黍中嗟乎密草昧英雄至與高
祖兩京不下梁公返周爲唐功滿當時今惟見荒
烟野草落日牛羊而已據鞍勒馬爲低回不能去
云

詩陶復陶穴卽北地義渠民家所住土窰也余嘗
遍歷其地大抵土脈剛直而宜穴穴中更有復穴
所謂陶復也然數十年亦有崩墮之患丁卯地震
馬公理亦爲所壓今如慶陽邠寧間惟治所有屋

室至云某村某集第見土窰上下有如蜂房而已
余曾騎行見道傍馬足下忽有突烟問之知道下
有土窰也此不獨關中今嵩少閩陝亦有之
固原迤北最爲窮僻有司至止亦有柴炭紙劄供
應然柴則束茅炭細如筋紙惟薄蹠數幅而硃僅
匙許啟視裹票亦浙中燒造也他如稻米一升則
官價四分隴酒一瓶官價一錢矣比至下馬關則
葱菜韭蒜必自韋州飛遞塞上貧劣無過于此
番族婦女裝束最爲可笑用黃泥搽面云卽牛矢
肩上有辮髮二股而首盤白布高約三尺上插花

朶耳懸二大環身被花布云是屬類有如男子直
裊亦不見裙襦足不躡履徒跣而已又見近邊民
婦新婚首飾一如諸天纓絡五山冠此亦西域夷
風所漸也

山陝食鹽皆用河東池鹽其鹽以鹽池雨後一日
遇東南風則鹽不可勝食矣第海鹽用火煎成爲
力難池鹽以風凝結爲力易然池鹽易壞故舊注
云池鹽爲鹽鹽之易壞者池鹽狀如水晶唐人
謂盤中惟有水晶鹽是也故彼中槌盆皆鑄以鐵
庶易碎耳近閱鹽池志以舜南風解愠目爲鹽池

而作亦所謂想當然耳

童華蘭谿人以鉅貲爲番商會海寇起胡制府令
華與汪葉賀易藉緩其兵比汪葉就縛則商貲盡
矣僅以功襲杭州衛指揮余見華時年已七十矣
華自言汪葉旣誅部落死者萬人雖授一官而舉
家十九人一瞬爲火藥所燎蓋餌殺多命之報也
特爲東南桑梓計則吾不可謂無功故餘一老命
至今耳余因問其商海情狀大抵日本所須皆產
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
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噐

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爲彼國所重海
商至彼則必以貨投島主島主猶中國郡縣官先
以少物爲贄島主必爲具食其烹煮雖與中國殊
然醃醬椒薑種種可口肴果亦有數十噐必一噐
盡撤去更置一噐其貨悉島主議之低昂旣定然
後發市信價更不易也又言有寺院有僧寺中無
佛像但篆書數牌屋皆覆板國中土襍硫黃不能
作竈必往別島取土坐皆席地脫履門外載物有
車牛騾負載一如北方其婦女髻垂頸後好潔日
必數浴然最尚男寵他若占城呂宋琉球歷歷爲

監邑志卷之五十三
三、八十三卷
余言之不能悉記也華妻子死火後別娶生一子
家甚貧至不給朝暮也悲哉

余又見浙開府標下有夷來定者本俘倭也與其
兄及倭衆並擒胡制府令縛置教場以烏銃擊之
衆皆死惟來定兄弟累擊累不中制府釋之使置
軍前改姓夷名其兄曰來住弟曰來定來住早死
來定余于癸巳年見之年約六十許娶妻有子孫
矣夫一逆倭耳乃王法之所必誅天何私厚令得
子孫中國乎冥冥之理誠不可曉也

蔡白石喪自南歸殯于中堂茅鹿門憲副往哭之

屬其家曰白石知我我無以報便令紀綱索磚更砌棺外二尺有奇曰此以報白石也及爲盜火棺賴無恙

窑器惟柴窑爲今寶重聞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奩中有之而吳翁遣嫁夫人曰蔡郎官已八座必不望貧家奩贈獨此杯家世寶重與汝夫婦以當共匏之飲後爲盜所火知者惜之夫人爲允兆姑余曾問之允兆果然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潔踰冰玉中歲其子景石別駕天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草命帷蔽產

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議遂息
觀此非有丈夫氣者不能也

余年二十有四以書削自給于同縣姻家呂氏呂
氏子兆禧字錫侯少余十二歲時已通一經善屬
文志復慕古冀探千秋遂與余結契觚翰肆募篇
藉乃以晝供帖括夜博子史非丙夜不休兩人每
讀一書必乙其處以自程錫侯十六爲諸生十七
應鄉試下第鬱鬱不得志明年七月死未幾父母
併喪遺腹一子名來復亦死其婦爲許雲村先生
孫星石侍御女也所著有呂氏筆記如論關朗易

始屯而終旣濟孔安國註尚書六宗用孔叢子爲
家學詩渭陽引左傳賦鳩飛證穆姬之卒高誘注
呂覽琬琰不知竹書故是二人淮南子定爲許慎
所注梁昭明悼王規一令考是簡文所作黃香天
子冠頌補完于通典陸賈新語識辯惑慎微之顛
倒而後能讀皆足釋千古未析之疑發前人未剖
之蘊所謂鵬雛折翮于海運片羽用儀于鴻陸者
也胡孝轅先生爲序而傳之

余嘗讀四夷館釋字文無論外國卽如緬甸宣慰
便用夷書而表言俚鄙自稱爲奴婢可憐見云云

本朝文教有加曩昔豈不漸被荒外乎乃知唐世
白狼王金真等詩必疆吏代作用欺好大喜功之
主耳

余謂昔人黃鶴樓詩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句每謂
不然及身到武昌憑眺軒檻然後知晴川歷歷漢
陽樹芳艸淒淒鸚鵡洲如画也更憶王簡棲頭陀
寺碑云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
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迂紆東望平
皋千里超忽武昌形勝此爲絕矣

湖口縣前受大江左當彭蠡波濤激啣岸石崢嶸

舟不可近梁將軍云昔爲江西裨師以舟師躡賊至此爲風所擊碎舟三十餘艘又云戚少保平興化賊所獲金銀悉以充餉重犒諸軍其他錦綺書玩刀槊甲冑尚有數船過此亦爲風所破盡輸蛟室少保云此悉縉紳橐裝賊寇利器也當官則敲朴盈耳臨陣則肝腦塗地乃今縉紳不終有而歸之于賊賊不終有而歸之我軍剩瀝餘腥猶復爾爾始知非義之獲終屬烏有耳

倭奴之據興化也至與居人相貿易郊鄙間亦皆爲之耳目戚少保兵至興化尚去城數里卽命下

營前鋒請進兵之期戚云尚須請命撫按及本省
援兵何言易易也倭奴偵知稍不爲備昏時享士
初更傳令銜枚進兵半夜入城矣又戚戡定東南
每破賊所得婦女多貴家閨箔戚皆置之公所使
能書婦人人問其家閨任處悉從昏夜肩輿送至
其門人無知之者此盛德事也若大司馬某備兵
廣東時與梁總戎面審賊屬美麗滿前至向梁乞
問方言低聲調笑以愛弔海問之不侔矣

余嘗從德清茅山趙氏見文敏公及管夫人像筆
意甚古面龐多用鈎法文敏冠長翅幘頭夫人握

髮作髻貫以長玉鳳簪蓋國初臨元人手也近見
文敏自寫鏡容頭戴笠帽項下垂纓身着半臂此
是元人裝束則幘頭者子孫改飾之耳又見趙氏
藏文敏公家用簿書法隨手運筆精妙凡養蠶樹
桑稼穡工料奴婢日給與今不殊第徃徃用麪作
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此皆今時南方不
用豈古今習俗有不同者邪

德清慈相寺半月泉有蘇文忠墨跡後井研陳公
更礮石刻置壁中鐘樓下十王牌位皆趙文敏手
書書極精楷又東嶽廟后土夫人塑像冠作九龍

從後向前與高宗瑞應圖太妃冠服不殊又足躡
岐頭履如米南宮所画文德皇后遺履蓋宋人塑
手也貌亦端整惜乎剝壞耳

余于萬曆癸未客於潛排後村之顧氏村有玉澗
橋以亂石疊成如虹飲溪上深灘懸溜映月浸山
足供旅人孤寂時深秋水落閑步橋下見橋址一
石隱有文字磨滅幾盡讀之乃隋人墓銘僅二十
四字其人似是舊將得罪隱遯者其辭曰闇辟投
簾開皇受弧振旅袍罕銜譖明珠乃用老焉不曰
固乎上下文尚數字不錄不曰堅乎而改堅爲固

避隋文諱也

李臨川先生以名諫僉臬投簪歸老樸儉一如寒
素嘗謂余曰今貴家子弟徃徃致飾精舍鑪香瓶
卉珍玩種種羅列于前而一經四籍未嘗觸手詒
人曰此我讀書處也每憶余少小爲諸生時牀前
但燃一缸內人女紅余攤書共照每至夜分未嘗
無得也此蓋先生所爲錚錚林下者乎

鄭端簡家規雖宴貴客不使粉墨粧場雖給用有
羨不營子母之利雖子姓繁衍卒無一人入歌妓
之室者此規至今行之誠縉紳家久遠之藥

石也

劉熙臺先生生平介白余嘗見其手錄私記自縣令以至藩司每官識其所積蓋守令積俸亦數百金若臬副至方伯每任不過百金而已又嘗讀鄭端簡公熙臺父威縣公墓志以縣令進署郎尋卒橐中僅五十金耳亦其家傳有素也

長老言朱處士西村能詩而貧一介不苟以教授生徒自給七十年如一日也許九杞將葬父擬得名輩題主族人各以當時尊貴進九杞云公等特論官耳不孝非官也邪恐諸公所舉無若西村老布衣無軒冕罪過也卽爲嚴禮泥首其門哀懇有

踰顯者賢舊舉動與流俗不同如此歲丁未余友
劉少彝擬乞陳眉公題其方伯翁主乃眉公堅辭
遂令朱許獨擅其美也

王沂陽先生家藏多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夏
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
諸壯兒曰筐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酌一金
也火甚熾卒不能得一書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殲
我千秋知契邪爲蹋地號哭此政可與有書癖人
道之

吳興飛英寺塔內更有一石塔唐時所建其斗拱

闌楯窻戶玲瓏琢手精妙近工不及也又白蘋洲
有學士石三爲趙文敏家玩石亦渾沌無大巉壑
又張氏有一石黃色特頑石耳上有孟東野題云
得之草莽中

癸巳秋光山彭侍御按湖董潯陽宗伯范屏麓祭
酒咸爲怨家仇訐院門喧擾約數千人一郡爲之
洶洶然宗伯暇豫視猶尋常嘗見董對客猶談說
史漢評騭遷固短長疊疊不少休比余謁范范坐
一床自床下至廳事門屏皆潑撒毆詈人也范曰
不肖起家逢掖叨幸金閨一旦至此不獨上負國

家見前面目何能更向當世賢豪乎觀此則兩公作用識者當自有別也

盧次楸以賦名噪天下脫其死于法吏之手則當湖陸莊簡太宰也曹溪以頓教覺大千復其齋田于侵奪之餘則嘉禾陳侍御海樓也胡襄繆以撻伐定東南護其家于被逮之日則繡水郁比部賜川也三公者或憐才或弘教或報功皆足傳當時信後世者也

余嘗客湖之埭村吳氏吳故素封有族于西園者代秉家政絕有力一日會余飲忽奴丁來言兩牛

殊鬪不解吳投杯起曰君第隔水看當爲手解比
至鬪所二牛猛牴其聲動地觀者遠望咸爲失色
吳攘臂前爲手捉一角兩臂翼張二牛遽分六尺
許地牛怒欲立吳遂一擲水一擲汗中而解又嘗
爲其叔輸官米于倉適厥闢方啟其半吳以一石
先擲厥內叔曰此米爲石二百汝能一一手擲當
以百石旌汝吳曰但幸叔無食言不敢愛力也遂
擲如輕橐俄頃都盡復從厥中擲百石向外曰敢
拜叔賜然恂恂長者未嘗以力侮閭巷今聞治一
圃虞老矣子亦有力曾以一棒殺一虎

漢魏六朝文集靖康間悉爲金虜輦去今按通考
所載自宋玉至顏之推僅三十種耳今所見惟董
仲舒蔡中郎陳思王嵇康陸機陸雲陶靖節鮑叅
軍謝宣城江淹庾開府十餘集其他如固安鄭錦
衣所緝楊子雲集吾郡沈沂川先生所緝謝靈運
沈休文集吾友劉少彝所緝徐陵集皆近出也往
余友呂錫侯與余欲從史傳文選及諸類書地記
子襍盡錄古人文集所就者有東方朔潘岳潘尼
傅玄傅咸孫楚孫綽夏侯湛顏延之任昉梁簡文
梁元帝十一種先刻于漢魏名家者爲東方朔潘

岳任昉後刻于顏氏傳書者爲顏延之惟簡文集
尚存齋頭錫侯有手筆一篇附見于此夫要說五
家空聞定于漢殿典論七篇不復傳于魏石雖六
御易乘千秋難擅豈腴音有讓庸作浮理自遜演
爰而文思莫企經緯固殊哉梁簡文帝以雋瞻之
才丁凶否之運讀書萬卷不救鷄鳴之歎有集盈
軸幸藉麟趾之藏顧時代禪更兵燹銷盡旣淪全
璧猶見碎金禧以佔俾之暇與友人姚叔祥博搜
載籍共相抄緝都爲若干卷以謂翠華不見賴遺
翰之尚存芳藻言凋庶先標之可赴耳

余讀董漢陽所載舊志吳越國朱府君墓銘有稱
開元府海鹽縣則錢氏嘗改嘉興爲開元矣比查
吳越備史無之統志亦缺更讀樂郊私語有何執
中重修黃郎中廟碑文亦簡婉有意何雖奸黨不
以人廢碑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
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
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民
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
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
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

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
令勸後令也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
不改卽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者使後世不忘
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
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
哉更讀永樂間舊志云二賢祠在縣西南三十步
祀黃郎中魯簡肅也爲知縣龐公暉所建有高巽
志過二賢祠詩曰思魯橋邊月較明二賢祠下水
逾清如何水月無情物也重當年宰邑名又有張
可久別澈川楊安撫越調小桃紅日晚風吹上海

雲腥山色秋偏淨了得相思去年病不堪聽尊前一曲陽關令斜陽恁明寒波如鏡分照別離情可久號小山元人工于詞者此詞大有情態今志所無也

余篋中有毛詩艸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邵氏似非吳人余謂陳氏所見特邢昺疏後抄出以備一種者耳若余所藏則艸之類五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未嘗一條引及邵氏

鹽邑志林 卷之五十三
三十四
者余備檢爾雅惟木槿紅蕒芄桺栢碩鼠諸條有
引及郃氏者然其語意似皆疏人互引抄者混入
之耳且余本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
林傳相爲表裏

陳無功叅軍旣以該洽注任彥升文章緣起更搜
詩之類曰二言八言三良四愁七哀百一操暢支
繇曲行吟怨思讀謠詠歎弄鹽樂唱諺別調偈襍
言盤中相承迴文反覆建除四詩集句聯句名詩
絕句律和不用韵題用古大小言詠史文之類曰
制勅麻章畧牒狀述斷辨法典引說難詛文對事

客難賓戲答譏釋誨尺牘凡六十五則自注其下
題曰續文章緣起此彥升自餘此六十五則以付
後人後人不敢受而付之無功無功嗒焉受之可
謂得數百年人不敢受之製作遽自千秋耳余謂
若急就章兩頭纖纖五噫十千十二支歇後及命
况質劑券契千文本夾伶仃過所皆當補入者

湖州重修天聖寺碑爲沈繼山先生作董青芝禮
部手書碑成而覓趺未得一日僧從舍後發土有
大龜趺瘞焉遂以相配不爽毫髮沈公因足二句
云龍歸絕壑溫涼空二水之池龜沒荒原苔蘚翳

監邑志卷之五十三
三九二
百年之碣龍歸指寺有錯龍盤殿柱說也

許雲村先生業舉一子曰某顧善病時先生六十以老因更納陶夫人復舉一子卽所稱星石侍御也侍御生十六爲諸生輒受餼雲村卒後侍御乃游太學舉丙子鄉試久之謁選得河間司理以贈太孺人憂去官起復東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錚錚多所論列謫判崑崙歸卒沈繼山先生爲志其墓凡海內建言家莫不有云亡之感其直言敢諫可謂無愧雲村侍御嘗以八宜爭上趙文懿公其畧曰竊觀自有君相以來譜牒編年紀一代之君

必系一代之相靡人或遺靡媿不彰靡慝不著論
政原心治亂盛衰雖隔千載宛然在目閣下以今
日國勢爲治耶亂耶盛耶衰耶乃閣下兩月以來
不聞封還一詔不見匡政一事未嘗論救一人中
外洶洶疑閣下曰 陛下惡銓部而加罪于會推
嚴譴空其曹閣下宜爭虜入遼左守將擁兵不戰
陛下薄責守將而逮繫監司閣下宜爭 陛下括
滇金不中程督過滇吏科臣楊恂疏救重加罰治
閣下宜爭邪臣劉世延窺伺好尚導愆行讒竟令
罷官聽勘閣下宜爭諸龍光罪不足死而殺之爲

悍將報讐閣下宜爭平壤之戰乘勝攻倭大將軍
輕敵寡算全軍覆沒卽得千五百級戰沒相當必
欲敘功宜捷閣下宜爭量材授官銓司之守猥云
專擅是陽授之柄而陰掣其肘也閣下宜爭
下槩罪言官動稱結黨臺省幾空閣下宜爭方今
陛下深居高拱六卿強半杜門臺省諸臣望九闕
而不得進一時主德民生士風吏治繫閣下一人
是賴而以尋常之心處非常之任竊爲閣下不取
也

見只編卷上

終

嘉禾屠懋昭重較